

「长了腿」的月饼

□ 杜观水



小时候,每年中秋节我家都做好多月饼。“那时候我真羡慕你,过节时月饼可以一连吃好几个。”后来和我一同考上师范的华明回忆道,“我兄弟姐妹多,每年中秋我爸赶集时会买一块猪笼饼,全家人从十五晚上玩到十六早上也舍不得吃。”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村里的大人过中秋节是不吃月饼的,赶集时能为小孩买五毛钱一块猪笼饼的人家也为数不多。

那时在村里,唯一会做月饼的就是我父亲。尽管家里的大米不够吃,父亲仍

拿上好的水田去跟别人换不能种水稻的旱田,为的就是可以用旱田种小麦,中秋做月饼需要面粉。

虽然我家每年做不少月饼,但我并不是像华明说的可以一连吃好几个。因为做好的月饼大多是送人的。遵照父亲的嘱咐,村里的孤寡老人,一人送一个。左邻右舍,每家一个,孩子多的人家,送两到三个。家里亲戚多,每家亲戚都要送上三五个。邻居亲戚都夸父亲手艺好、心地好,父亲腼腆地笑着说:“要不是我年轻时曾学过做月饼,孩子们还真没有这口福呢。”

父亲年轻时曾在县城的酒家做过伙计,跟师傅学会了做月饼。虽然后来改了行,做了穿街走巷的卖货郎,后来又被村民选为生产队的队长。可每到八月十五,父亲还是会做好几个月饼。

最幸福的时光,就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做月饼、吃月饼。父亲做的大多是豆沙馅月饼。他很早就熬好了香甜的豆沙馅,之后调粉制饼皮、称量分块、包饼、成型、烘烤、凉饼。每一道工序,父亲都带着一种仪式感去做。

等到月亮羞答答地挂上树梢时,母亲便开始分月饼了。我捧着月饼舍不得吃,放在鼻子前,闭着眼,深深吸着那带着猪油和豆沙气息的香味儿。月饼外皮又薄又脆,轻轻咬一口,唇齿生香。在那个年代,小小月饼真是难得的美味。可半块月饼还没有落肚,我们就被父亲轰出来给邻居送月饼了。看到我不太情愿的样子,母亲总是这样开导我:“远亲不如近邻,你对别人好,别人也会对你好。”

后来,父亲老了,不做月饼了。又后来,我到县城工作,每年的中秋节,单位都会发两盒四斤重的五仁金腿月饼,我原封不动带回家里。回家前,母亲总要打电话嘱咐我买上两封豆沙月饼,说是邻居六公七奶吃不了五仁金腿。我带回月饼后,母亲总要小心翼翼地吧两盒五仁金腿月饼切成十几份,然后乐颠乐颠地往一家家送去。

就这样,我家的月饼总像“长了腿”似的,跑到邻居亲戚家。而我家也收获了幸福的好日子,收获了珍贵的人间情分。

三代人的亚运情结

□ 李坤



我们家三代人都喜欢体育健身,酷爱亚运会。

从我记事起,老家院子里就有一个石碾子,每天早上,父亲都会抱着它在院子里走几圈。童年的我们,经常被父亲扔石碾子的声音唤醒。

有一年,村里举行背麻袋比赛。200斤一麻袋的黄豆父亲连续背了两个来回,获得冠军,村里奖励他一双胶鞋。当时,只有村支书和村长穿过胶鞋,这让父亲很是自豪了一阵。

1990年,我正上小学,有一天,父亲突然对我说家里要买电视了,我喜出望外。从那以后,每天放学回家,我的目光都要先向条几聚焦一次,期待着父亲的许诺照亮现实。

终于,有一天条几上用布蒙着一个四方体。我三步并作两步抢到跟前,掀开布,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映入眼帘。我欣喜若狂,顾不上吃晚饭就看起了动画片。

那年正好是北京亚运会,父亲每天和我一起看比赛,沟壑纵横的脸上总是爬满了笑容。他边看边为运动员加油,看到激动时甚至会跳起来,运动员错失金牌时,他扼腕叹息,不停地抽烟掩饰自己的失望。在他的心中,这些对决不仅仅是体育竞技,更是国家荣誉的象征。

后来每届亚运会,父亲都不曾落下,只要我有时间都会陪着他一起收看。在父亲的影响下,我也喜欢看亚运会,渐渐地,对运动员在比赛中的表现也能点评一二。

观看亚运会期间,父亲敞开心扉和我聊了几次。父亲讲述了自己每天坚持锻炼的原因,还勉励我也要坚持锻炼。

“人老腿先老”我牢记父亲的话,每天跑步五公里,或者快走一小时,工作二十多年仍然坚持着体育锻炼的习惯。

可能是受家庭氛围的影响,儿子也十分热爱体育。“我要去学乒乓球!”儿子三

年级的时候,一次放学回家向我提出了要求。我没有刻意要求他这么做,难得他有这个兴趣。我顺势给他在乒乓球俱乐部报了名,每周两个小时,儿子在教练的指导下进步神速,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能和小伙伴打比赛了。

父亲听说孙子学乒乓球,不顾年老体弱,自告奋勇要给他做司机,在我们一再劝说下才作罢。为了满足父亲的心愿,好多次我们开车带着他到俱乐部,看着儿子和小伙伴比赛,父亲乐得合不拢嘴。

在小学阶段,儿子参加过学校的中长跑、铅球、跳远等项目的比赛,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儿子初三的时候,多次萌发要走体育专项的念头,并扬言要加入市体校。

这一次亚运会在杭州举办,父亲的期待值早已拉满。这不,上周末父亲就让我回去给他通好了网络,并且要求我们全家有空一定回去一起看亚运会。用他的话说:“给运动员们加油鼓劲,为中国金牌出一份力!”

被橘子点亮的秋天

□ 张玉航

在秋天,最大的欢乐莫过于吃橘子了。

记得小时候,秋天一到,母亲就会从集市上带回一大兜黄澄澄的橘子,然后藏进衣柜里,每天拿出几个给我。可那哪够啊。于是我常常将手伸进衣柜里偷橘子吃。看着很快就瘪下去的袋子,再看看做贼心虚的我,母亲哭笑不得,索性也不管了,就让我敞开来吃。

这对我来说,完全是老鼠掉进了米缸。

早上起床没胃口了,先吃一个酸溜溜的橘子开胃。午饭太腻了,需要橘子来解腻。下午闲得无聊了,就再剥几个橘子吃……手指甲被橘子汁浸染成金黄色,打个嗝都是橘子味。一天,母亲起床时猛然发现,我整个人都是黄灿灿的,连忙领着我去看医生。

其实没大事,就是橘子吃太多,色素无法代谢完,多喝点水就好了。但母亲重新拿回了对橘子的控制权,每天限量一个。可一个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!那怎么办呢,我想到了在隔壁村庄居住的外婆。

外婆很疼我,每次我一去,就把藏在木箱里的零食都拿出来,当然还有我最爱的橘子。

记得外婆总是将这些零食堆在院子里的小木桌上,自己坐在小板凳上笑眯眯地看着我大快朵颐。小院坐落在一片林子旁,秋天周围都是炫目的金色,下午清透的阳光透过林子照在外婆的脸上,在背后的墙上拉出长长的影子。那样美好的景象,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。

有时,我觉得一个人吃独食实在不好,就剥瓣橘子腻在外婆身边,直到她无奈地将橘子塞入口中,我才心安理得地吃着橘子哼着歌。

但最终,我的偷吃计划还是被母亲发现了。不是外婆告密,也不是母亲跟踪,而是我自己的身体出卖了我。

一天晚上,我照旧从外婆家回来准备吃晚饭,结果惊恐地发现我的牙连豆腐也咬不动了。我顿时大哭起来,哭着哭着,肚子也泛起丝丝缕缕的痛意。母亲听着我带着哭腔的讲述,很快就了解了原委。

外婆也很快得知了我的情况。此后,我去外婆家时,零食堆里再也没有了橘子。

没了橘子,那明亮灿烂的秋天瞬间黯淡下来。我整天郁郁寡欢,就算外婆去集市上买了那时罕见的沙琪玛也无法让我开心。

后来一个傍晚,我准备回家时,外婆忽然叫住了我。她从厨房拿出一个灰扑扑的东西,招呼我过去。我疑惑地走过去发现:是橘子!外婆说,烤完的橘子不伤胃,这些你就能吃啦!烤过的橘子外表皱巴巴的,还带着灰白的草木灰,摸上去热乎乎的。外婆将烤过的橘子扒开,金黄的果肉散发着袅袅的白气,洋溢着浓郁的果香,那扑鼻的橘香勾得我口水直流。我赶忙拿起一瓣放入口中,原本寒凉的橘子如今变得柔软温润,乖顺地躺在舌头上,用牙轻轻一咬,微烫的果汁就流了出来,顺着喉管流入胃中,让人五脏六腑都舒展开来。

在寒冷萧瑟的日子里,一个个烤橘子温暖了我的胃,也将秋天渐次点亮。如今秋风又起,外婆却被滚滚流逝的岁月之河带走。但每逢橘子上市,我总要买上一点,甜也好酸也罢,关键是剥开了橘子,也就打开了满心房的回忆。

